

## 連「城」一線

徐 寂



### 自由談

香港西九龍站之於高鐵，是為最南端，雖並非高鐵的縱橫樞紐站，但作為臨海的高鐵站，也別具第一站的功用，為人口密度高的香港提供強大的流動性。有別於火車站，近年建成的高鐵站的舒適程度不亞於機場，闊落和現代化是它的代名詞。富空間感的設計取代了傳統密封的候車環境，迎上了出行模式的轉變。然而在使用上，還略欠一點便利，我每每經過高鐵站，總想到要提前購票，預早到達，並搭乘指定班次，雖是陸上交通，卻有幾分搭飛機的壓力。距離感隨之而生，市民難免把高鐵的直達範圍排除於日常生活的舒適圈外，抑制了視野的拓展。

之前聽聞有議員提倡高鐵設立月票制，這頗具前瞻眼光，令人欣喜。此舉若成真，除了提供票價折扣外，還引申到放寬大灣區範圍內高鐵站的上車規定，如隨時乘坐下

一班開出的列車，刷卡進出等等。邁向地鐵化，免卻提早購票和候車之苦，化解一道無形的壁壘。

試想像，由大灣區的南至北拉一條直線，從西九龍站往廣州南站，逾一百四十公里，若乘巴士，最高時速為每小時七十公里，最少需兩小時，並非通勤的可接受時間。唯有速度可把空間壓縮，其中高鐵香港段每小時可達二百公里，廣深段時速更高至三百五十公里。如此，即使往返大灣區的城市也不到一小時。可看到，要求乘客提早四十五分鐘入關硬性規定，換來跟乘巴士一樣長的時間，安排實在欠妥。

其實大灣區的同城化，在乎能否融入日常生活中。過往已有不少優化的例子，如增設港人適用的取票機和放寬香港居民須填寫內地電話號碼的規定。若能實現乘搭方式和價格地鐵化，平常得像荃灣往銅鑼灣一樣，眾多的跨境上班族不再頻撲和辛酸，而是機會處處的選擇，真正實現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



### 柏林漫言

我面前的這位德國老大爺是我的德語老師，他正在修改我寫的德語作文。我像一個小學生一樣坐在他面前，戰戰兢兢地看着他用筆一個一個地圈出我的錯別字和語法錯誤。直到他突然把筆從紙上拿開，放到右邊桌子下輕輕地甩了兩下，我才意識到他用的是鋼筆。

鋼筆對我來說已經是久遠的記憶了——從小學高年級用到高中出國，之後便再沒碰過鋼筆。生活中大都用的圓珠筆或者簽字筆水筆，偶爾借用一下小孩的鉛筆。還依稀記得小時候老師、父母都不允許我們用圓珠筆，原因是「壞字」。壞字的意思是把字寫得越來越難看。這是不是真的我無從考證，只是依然記得用鋼筆的時候全手弄得都是墨水，或者考試時突然鋼筆沒墨水了的尷尬場面。

「傳統來講，德國小朋友離開鉛筆以後最

## 鋼筆

余 逾

先接觸的是鋼筆。」德國老大爺看到我目不轉睛地盯着看他手上的鋼筆，「現在可能不一樣了，至少十年前用鋼筆的人都還是很多的。」

「現在用鋼筆的德國人也挺多的。」我依然在看他的鋼筆，「我在美國的時候幾乎從來沒有見過人用鋼筆，而在中國，用鋼筆的也大都只有中學生，成年人也不用鋼筆了。」

「現在的鋼筆比以前也方便多了。我小時候最開始，用的是蘸墨水的鋼筆。你知道麼？就像古時候用一根羽毛當筆的那種，蘸一下，寫幾個字，然後又需要再蘸一下。現在人們一定無法體會那種在文思泉湧時被墨水一次又一次打斷的那種抓狂的感覺。」老大爺說得很來勁，手裏拿着鋼筆模仿蘸墨水的樣子，「後來才有了那種可以儲存墨水的鋼筆，現在連墨水瓶都不需要準備了，可以直接換墨水芯。我們德國人做鋼筆還是很厲害的！」

「那是當然！我身邊已經有好幾個朋友來讓我幫忙買幾支德國鋼筆回去了。我第一次聽

到這樣的要求時真是相當吃驚啊，這都是些十年以上沒用過鋼筆的人呢！」

「哈哈！你知道麼，我前兩天剛和一個九〇後的小伙子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他，你們看到我用鋼筆，是不是覺得像看古董，一臉驚奇的樣子？你知道他怎麼回答麼？」老大爺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兒，「他說：『不！用鋼筆現在是最時尚最前衛的事兒！網上的潮人都會用鋼筆寫紙條，寫出那種鋼筆才寫得出來的粗細力度區別。或者寫字難看拿不出手的，也得在西裝外套上別一支鋼筆！』」

「這我相信，真正的硬筆書法還是一定要用鋼筆寫的，筆畫之間才有那種氣場和風度。至少中文是這樣的。至於西裝外套上別鋼筆嘛，我還真不知道這成了時尚潮流！」

「潮流歸潮流，最好不要漏墨就行！」老大爺擺弄他手上這支看上去有些年代的鋼筆，滿手都是墨水。我這才看到，他身後椅子背上的西裝外套上，還別着另一支鋼筆。

## 國慶的姻緣

李仙雲



### 人與事

大三那年，學校舉行慶祝國慶六十周年文藝匯演，平時極有音樂細胞，歌聲還有幾分「劉歡」味道的郝國慶，就被大家一致推薦演唱晚會的主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而被活動組織者選來與他搭檔的，是小他兩級的學妹林果沁。開始大家都沒在意，可當正式演出時，主持人的一番介紹，驚得大家瞠目結舌：「接下來為我們演唱《今天是你的生日》的兩位同學我要隆重介紹，因為今天是共和國生日，也是這兩位叫『國慶』和『果沁』同學的生日，這注定是他們最難忘的一個國慶節！」

一瞬間，掌聲雷動，台下沸騰了，大家直呼，簡直千年難遇啊，還有這麼巧的事。真是應了那句「無巧不成書」，更巧的故事還在後面呢。

那時，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的果沁，來到遠離故鄉的大學，再也沒有父母的百般呵護與嬌寵，平時在家兩手不沾陽春水的她，每天下了晚自習還得洗一堆衣服，去飯堂買飯也總是端了蔬菜就不知湯怎麼拿，顯得笨拙而狼狽，她簡直像一個離了父母的「巨嬰」，那些生活瑣事更是讓她崩潰不已。國慶看在眼里，就總是在她一次次次狼狽至極時像「及時雨」一般出現在她身邊，助她於無聲。周末，國慶還趁同學們逛街購物宿舍裏人少，就拿了床單被單幫果沁去洗。看到她情緒低落，總是鬱鬱寡歡，國慶就邀她一起去看電影，逛一些她喜歡的古園林，有時兩個人泡在圖書館，一

看書就是大半天。大二時，果沁被智齒折磨，嘴巴裏腫得連喝口水都能疼出眼淚，開始她沒當回事，以為疼幾天就好了，也沒對父母說，直至炎症加劇，她高燒不退，那晚，國慶二話不說，借了一輛電動車就把她帶到醫院，那一夜，吊針直掛到凌晨四點，國慶就陪了果沁一夜，直至她熱度退了下來，他才長舒一口氣。

國慶大學畢業，為了減輕遠在西北小城靠微薄薪水供養自己上大學的父母壓力，也為了繼續陪伴果沁，他一邊工作一邊讀大學本部研究生。幾年的相處，果沁已越來越喜歡和依賴這個待自己比兄長還親的學長。

幾年後的國慶節，他已應聘進入一家國企做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果沁也考上了公務員，他們終於挽手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結婚當天，證婚人在一曲《婚禮進行曲》剛剛播放至尾音時，就拿起麥克風動情道：「今天是我做證婚人的二十年來，從未遇到的巧合，真是國慶家慶啊，今天是我們偉大祖國的生日，也是兩位新人郝國慶和林果沁的生日，他們的姻緣結識於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請大家掌聲響起來，歡迎兩位新人再為我們聯袂唱一下這首歌。」婚禮現場，又是一片掌聲和驚嘆聲。

結婚兩年後，又是一個國慶節，不同的是，這個國慶節他們是在醫院度過的，果沁在產房裏奮戰了一天一夜，終於在國慶節那天清晨，生下了一對龍鳳胎，於是兩家大人大腿一拍，男孩乾脆叫「郝國」，女孩就叫「林沁」。



### 畫外有音

藉着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建館二百周年慶的契機，我得以在今年圓了心心念念的「普拉多之夢」。縱然委拉斯凱茲、提香、魯本斯、丁托列托、埃爾·格列柯等多位繪畫巨匠的名作早在腦海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但當我在咫尺之距欣賞這些名作之時，原作的色彩與筆觸所帶來的喜不自勝還是很難用語言表達。在普拉多博物館流連忘返的九小時中充斥着太多驚喜和感動。其中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聯袂完成的五幅描繪人類感官的《五感》系列組畫便讓我倍感耳清目明，心曠神怡。

在十七世紀的頭三十年，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是安特衛普最著名的兩位畫家。他們各自開設高效的繪畫工坊，並在荷蘭南部的佛蘭德斯地區作為宮廷畫家而享有殊榮。身為老彼得·勃魯蓋爾的次子，老揚·勃魯蓋爾順理成章地子承父業，他筆下極盡精緻的動植物花卉和天堂般靜謐唯美的藍綠色理想風景讓其收穫了「天鵝絨勃魯蓋爾」、「花卉勃魯蓋爾」和「天堂勃魯蓋爾」的美譽。相比之下，才華橫溢的魯本斯則以其大尺幅祭壇畫和歷史題材創作中傳神的人物神態和極富動感的肢體語言而聞名。都說「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但二人卻難能可貴地成為摯友，老揚·勃魯蓋爾最著名的全家福（Family of Jan Bruegel the Elder）便由魯本斯親自執筆完成。在一五九八年至一六二五年間，兩位大師頻繁合作並完成了二十餘幅作品，這段維持了近三十年的「跨界」合作被視為西方藝術史中罕見的佳話。二人的「雙劍合璧」可謂各取所長：畫中的動植物及室內裝飾大都由老揚·勃魯蓋爾負責，人物形象則由魯本斯來完成。兩位大師的珠聯璧合對花環畫（Garland Painting）這一獨特繪畫表現形式的創造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創作花環畫需要一位靜物畫家和一位人物畫家，魯本斯則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老揚·勃魯蓋爾的搭檔），其中《花環



▲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合作的《聽覺》作者供圖

下的聖母子》（Madonna in a Floral Wreath）和《被花果環繞的聖母子》（The Virgin and Child in a Painting surrounded by Fruit and Flowers）便被視為花環畫題材的經典之一。而兩位繪畫巨匠在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一八年間攜手完成的《五感》系列組畫則以兩全其美的畫風結合及畫面所蘊含的豐富暗喻被看作二人最具代表性、最家喻戶曉且最成功的合作。

作為自古代起便存在的一門學科，人類自出生便被賦予的「五感」——視覺、觸覺、味覺、嗅覺和聽覺在中世紀得以復興。隨着商業和農產品範圍的驚人增長，人們逐漸顛覆並重啟對感知的認識，許多關於「五感」的繪畫也由此應運而生。每位畫家對「五感」的認識與表達均不盡相同，倫勃朗所創作的一組早期同題材系列便以其擅長的半身肖像來表達人類與感官相關的日常活動。在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所攜手打造的《五感》中，前者負責塑造人物並把控畫面整體布局，所有涉及感官的物品及裝飾性元素均由後者完成。由焦點透視法所構成的室內外場景隨着不同的感官主題而改變，令人眼花繚亂的物品則均蘊含着契合對應感官的寓意。

《視覺》（The Sense of Sight）中目不暇給的「畫中有畫」、《嗅覺》（The Sense of Smell）中堪比植物百科全書的花園勝景、《味覺》（The Sense of Taste）

中由珍奇異獸所打造的饕餮盛宴、《觸覺》（The Sense of Touch）中五花八門的各類材質，以及《聽覺》（The Sense of Hearing）中能夠合奏出天籟之音的多種樂器……所有事物的存在顯示出世界在逐漸按照功能性被劃分成多個領域，那些為了使人類感官愉悅而存在的「奢侈品」也應運而生。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音樂除了具有表達和傳遞情感的功能之外，更以取悅我們耳朵的聽覺感知而存在且經久不衰。出於對音樂欲罷不能的痴迷，《聽覺》以畫面中琳琅滿目的樂器順理成章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自揚·凡·艾克所活躍的時代開始，以佛蘭德斯地區為代表的低地國家藝術便以作品中對材質細緻入微的描寫及隨處可見的暗喻而聞名。無論是博斯至今無解的《人間樂園》、老彼得·勃魯蓋爾筆下民風質樸的鄉村生活、還是荷蘭黃金時代以維米爾為首的風俗畫，畫中事物均暗藏寓言、諺語、神話或宗教故事等道德及象徵隱喻。同出自佛蘭德斯地區的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自然深諳此道。老揚·勃魯蓋爾將《聽覺》場景設定在一個貴族豪宅中，帶有三個落地拱頂大窗的涼廊可遠眺自然風光，出鏡的每種生物和每件物品都與聆聽的感官體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顯然不單是簡單的裝飾功能。魯本斯將其最具辨識度的豐腴裸女和胖萌嬰孩居中而至。（上）

## 雙面長沙之天心風雲

純 上

個象徵地球的圓球，上有中國地圖，圓球上方一頭石獅昂首屹立，這是紀念抗日戰爭三次長沙會戰中犧牲將士的「崇烈塔」。往前有蔣介石、陳誠、張治中等人捐款建築的「崇烈門」牌坊，有「氣吞胡羯，勇衛山河」的對聯，匾額是蔣公親筆題寫。同為抗戰紀念建築的「崇烈亭」建於「午炮亭」舊址。午炮亭裏原本有一門正午鳴響三聲、為長沙城計時的黃銅大炮，一九二九年為紀念濟南「五三慘案」拆除大炮，改亭名為「國恥紀念亭」，後毀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文夕大火」。

往裏走，沿着石階上山，就到了長沙現存唯一的古城牆，也是天心閣的所在地。西漢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長沙王吳芮始築城牆。明代洪武年間土牆被改建為磚石結構。清代長沙城牆方圓八點八公里，設有九個城門。西面為湘江，其他三

面都有護城河。太平天國時西王蕭朝貴將天心閣當作軍事重地，發動進攻，被城頭的「紅衣將軍」大炮擊中殞命。現存的古城牆只有二百五十一米。城頭有為抵禦太平天國進攻修築的炮眼以及幾尊大炮的複製品。另有「月城」遺址，其實就是「甕城」，以形似月牙得名，南北各一，可作為士兵隱蔽休整的壕溝，也可以運送彈藥糧草，據說以前還有秘道可以直通城頭。

一九三八年日軍進逼長沙，國民政府實行「焦土政策」，準備以天心閣舉火為號，焚燒全城。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南門某處意外失火，長沙城裏的放火員誤以為收到發動信號，一場大火驟然而起，燒了五天五夜，死難者超過三千人，城裏建築毀了十之七八。因為十二日的電報代碼為「文」，所以這場大火被稱為「文夕大火」。天心公園裏至今還懸掛「警世鐘」一



▲天心閣位於長沙市中心

資料圖片

個，旁立石碑敘述來龍去脈，紀念長沙人民為抗戰付出的巨大犧牲。和充滿血與火記憶的城牆比較，現有的標誌性建築天心閣的歷史就短多了。最早天星閣只有一層，據說建於明萬曆年間。清乾隆年間改建為兩層，咸豐十二年戰後重建，增加為三層，一九三八年毀於文夕大火。

現在的天心閣是一九八四年修建的，共三層，由主閣和南北兩個副閣構成，中間用遊廊連接。遠看黃瓦飛檐，朱樑畫棟，氣勢不凡。一樓照舊供奉文昌和魁星。登閣而上，二樓展覽滕王閣、岳陽樓、黃

鶴樓、鵲雀樓、蓬萊閣、大觀樓、開江樓和天一閣等十大歷史文化名樓的照片：它們正與天心閣一起申報聯合國物質文化遺產。從三樓制高點向外看，近有妙高峰，遠眺嶽麓山，西面湘江北流，四周高樓林立。清人寫天心閣有「四面雲山皆入眼，萬家煙火總關心」的名句，非常對景。南北副閣中另有老長沙照片展，勾勒出古城牆與天心閣無言見證的歷史。

的確，長沙的文采風流總是與鐵血丹心交織在一起。文人的蘊藉風流中有精明強幹，軍人的錚錚鐵骨外也不忘書香傳世。



### 繽紛華夏

長沙號稱「瀟湘古閣，秦漢名城」。瀟湘好理解，講的是浩浩湯湯的湘江，古閣則指位於城南古城牆上的天心閣。天心閣原名「天星閣」。古人把天上星宿分為二十八宿，按東南西北分成四部分。南方七宿為「南宮朱雀」，朱雀尾部主管人間壽命的星叫「長沙星」，下應長沙城，因此長沙又被稱為「星城」。天星閣應運而生，最早是古人觀星、祭神的所在。因為位於長沙最高處龍伏山的山脊「龍脈」上，一向被視為風水寶地，吸引民眾前來祈福。後來城南書院搬到天星閣所在的城牆下，閣中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文人定時祭祀，以保佑長沙文運昌盛，「振人文而答天心」，於是改閣名為「天心」。

然而這個風水寶地也是軍事要塞，親歷了中國近現代的多次戰亂。從天心公園入園，經過跳廣場舞的大媽群和下象棋的大爺群，迎面矗立着一座六米多的麻石白塔。塔基六邊形，圓柱形的塔身頂端頂着

